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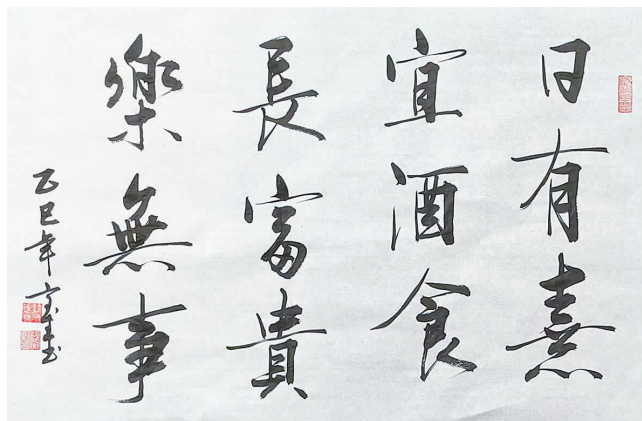
桂花苑

刊头书法 林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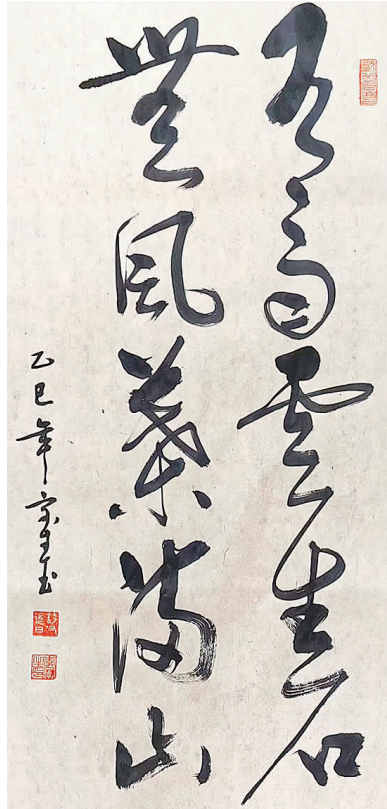
书画艺坛

李宝生

1991年毕业于无锡轻工业学院(现江南大学)工业设计系(现江南大学设计学院)包装装潢设计专业。中国书画家协会会员。中国设计30年先锋人物奖,上海市第二届十大杰出青年设计师作品展成员之一。上海市徐汇区书画协会会员。



书法《有雨云生石,无风叶满山》
乙巳年李宝生书



秋笺

子君

思念的书笺
夹在心动的季节
成为岁月收藏的孤本

夜似醉非醉
轻垂丝线
垂钓着 那轻易上钩的过往

总在这个时节
思绪涨潮
总有一缕情愫
如柔美的藤蔓
缠绕缠绕 挥之不去

秋雨是暖的
悄悄打湿昨天的期许
明月的清辉
是苍穹纯洁的文字
照亮所有归途
每一个足迹
都坚实且安宁

秋的请求柬

金洪远

小区对面的公园,被邻居们亲切地唤作“家里的后花园”。几场秋雨一过,那份熟悉的、清冽的请求柬,便随着秋风,从花园径直送到了我们每户人家的窗口。

这封请求柬,是秋天亲手书写的。抬头看那愈发高远透亮的蓝天,是它的信纸;那变得疏朗清瘦的云影,是它的暗纹。而请求柬的内容,就写在这天地万物之间。

这时,我总会想起当年诗人郭小川那首《秋歌》的开头,写得真是大气磅礴:“秋天来了,大雁叫了;晴空里的太阳更红,更娇了!”我们这后花园的秋,虽无大雁,但麻雀的啁啾、喜鹊的欢鸣,在清凉的空气里也显得格外脆亮;那太阳,确实收起了夏日的毒辣,变得红彤彤、暖洋洋,愈发娇媚可亲。

请求柬上,印着最动人的色彩与气息。菊花开得爽利,黄是黄,紫是紫,在风里挺直了腰杆,是秋的傲骨;枫叶一天天由浅红醉成深红,

从边缘开始,像漫开的酒意,最后“烧”遍了半片山坡,是秋的醉颜;还有那金桂,花儿小得谦逊,香气却浓得慷慨,一嘟噜一嘟噜地藏在叶下,那甜暖的芬芳浸透了清冷的空气,这便是请求柬上最迷人的印记了。

我细细品读这封翩然而至的请求柬,也渐渐读懂了它的深意。这满园看似奔放的绚烂,实则是一种沉静的积蓄。恰如冯骥才先生所言:“时光对于人,其实就是生命的过程。当生命走到终点,不一定消失得没有痕迹,有时它还会转化为另一种形态存在或再生。”眼前的草木,正是在用最美的姿态告别,为来年的新生,默默积攒力气。

所以,请务必接下这份秋的请求柬。添件衣裳,邀上老邻居,结伴到咱们的“后花园”里走一走。看看那更红更娇的太阳,闻闻那甜暖的桂香,听一听鸟儿的清脆对谈,然后从心底舒畅地叹一句:天凉好个秋!

我读汪曾祺

虞金伟

人情,写人心温暖,字里行间全是对生活的热爱。

除了吃,先生笔下的故乡与人事更让人动容。《我的家乡》里,高邮的河、码头、小胡同,还有那些勤劳质朴的乡人,被他写得鲜活灵动,仿佛那水乡的风都能从纸页间吹出来。《大淦记事》里,巧云与十一子的爱情,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,却在柴米油盐的日常里透着坚韧与纯粹。先生写人,不刻意美化,也不刻意批判,只如实描摹,却让我们看到人性的善良与生活的本真。

我读汪曾祺,最佩服他“于平凡处见真章”的本事。他的文字朴

实得像泥土,却藏着最动人的诗意。没有复杂的结构,没有晦涩的词汇,就像拉家常一样,絮絮叨叨说着身边事,可读着读着,就被那股烟火气裹住了,心里暖暖的。先生经历过风雨,却始终能在平凡事物里找到乐趣,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他写的不是什么大道理,却教会我们如何热爱生活。

如今再读先生的文章,越发明白,生活的真谛从来不在远方的繁华,而在眼前的寻常。一碗热粥,一缕清风,一句家常话,都是生活的馈赠。先生用文字告诉我们,要懂得从平凡中汲取美好,以温柔之心对待生活。

合上书,窗外的阳光正好,桂花开得热闹。想起先生的话:“生活是很好玩的”。是啊,认真对待每一餐饭、每一件事,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,日子自然就有了滋味。这大概就是先生文字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——于烟火人间中,寻得诗意,活得通透。

汪曾祺先生是我特别喜欢的散文大家。他的文字,是照进烟火人间的一束暖光。他写青菜萝卜都能品出诗意,记市井琐事可藏着温情,从不刻意雕琢,却让每一个平凡日子都透着鲜活的生命力。

今年是先生诞生105周年,他留下的不仅是笔墨,更是一种热爱生活、发现美好的人生态度,始终滋养着每个在烟火中寻找诗意的人。

拙政园的「逛园哲学」

胡可艺

第一次逛拙政园,总觉得它像一座迷宫。跟着人流从腰门涌入,匆匆掠过远香堂的开阔,挤在与谁同坐轩前拍照,末了只记得“大”与“美”,却说不清逛园的脉络。直到某个清晨,避开人群再走一遭,才惊觉那些曾被忽略的细节里,藏着造园者最精妙的心思。

刚进腰门时,视线总会不自觉地被远处牵引——远香堂的歇山顶从低垂的柳丝间探出,青瓦飞檐像含蓄的指引。这座堂的名字取自周敦颐的《爱莲说》——“香远益清,亭亭净植”,恰合堂前荷花池的景致。造园者用视觉与文心双重引导,把核心主景放在视线尽头,不用指示牌,初入园者便有了方向感。

从远香堂往洲去,石板路绕着荷花池曲曲弯弯,走时不能“埋头赶路”,一转弯,倚玉轩的花窗刚好框住初绽的荷花,粉晕在窗格间漫开,像幅嵌在墙上的小品画。再走两步,小飞虹横卧水面,真身与倒影相映成趣。造园者偏把路“做弯”,让“走路”本身成了乐趣。站在桥上看,池中锦鲤、岸边柳丝皆成画意,而远处轩里的人,或许也正望着桥上的你——这便是园子的妙。你在看景,也成了别人眼中的景。

行至香洲,先撞见一份水上灵动,名字源自《楚辞》的“香飘杜若洲”,古人以杜若喻君子美德,给这座水上之景注满清雅。更妙的是这处景远看真像停泊的画舫。让人身未离园,却有了泛舟湖上的意趣。

从远香堂到香洲的路上,青砖拼成冰裂纹,缝隙里钻着嫩草绿得亮眼。低头是石与草的野趣,抬头是荷与水的开阔,一低一高,一小一大,刚好呼应。

离开拙政园时,夕阳正照在远香堂的飞檐上。我忽然明白,这座园子的美,从不止于“移步换景”,更在于细节里的“懂”。懂人需要方向,便用飞檐与“远香”引路;懂人渴望意趣,便将建筑形态藏进香洲画舫;懂人会低头抬头,便把景铺在路里。用一砖一瓦、一亭一榭,陪人慢慢走、慢慢品。而逛拙政园的过程,就是读懂这份懂的过程。